

风险的哲学存在论分析 ——兼论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

郭洪水¹, 朱葆伟²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教研部 陕西 杨凌 71210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风险是人的存在方式, 哲学存在论是理解风险的必要视角。人被抛入世, 面向未来进行生存筹划, 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各种新事物总是伴随着人们。面对无法消除和不能完全控制的不确定性, 人是必然要“历险”和“涉险”的。风险, 意谓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挑战甚或威胁的各种不确定性及其不可预知性。对风险问题的追问和回答, 也反过来有利于启发人实现自身的存在。不过,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 风险不断转化为危险, 这隐含着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风险状况正在挑战全球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风险存在论; 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 风险转化为危险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2013) 03 - 0099 - 05

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哲学话题, 来得有些晚了。其实各种风险一直伴随人的生存, 它们在科技加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交织在一起, 并不断升级, 直至把人类推入风险社会。对于人的风险存在和当代风险社会的理解, 需要引入哲学存在论的视角。

一 基于存在论分析风险的必要性

首先, 风险词源已经提示人的风险存在。在中文语汇中, “风险”一词指渔民出海捕鱼时遭遇的状态: 在茫茫大海上, 风浪给渔民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 “风”意味着“险”, 即“风险”。^[1] 在西文语汇中, 风险最初是指“堡礁给水手造成的危险”“在未知水域的航行遭遇的状况”“在危险岩石间择路前进”等, 后来则用于金融和商业, 指投资和借贷带来的不确定结果。^① 从词源上看, 风险意味着人在世界中生

存时不得不面对的“险恶处境”, 它伴随着人的存在。

实际上, 风险也是人基于自身存在提出的特有 问题。与动物只是被动地适应周围世界不同, 人积极主动地适应乃至改变周围世界。在此过程中, 周围世界给人带来诸种挑战, 人的行为带来不确定的结果, 于是人产生风险意识, 开始关心自身存在的安危, 计算行为的利害得失, 并尽可能化解各种生存威胁。弗洛姆认为人的首要需要是获得安全感, 人类风险意识正是发端于摆脱某种不安全感的需要。风险意识是对不安全感的理性提升, 而这是人这个“理性动物”所特有的能力。

因此, 人的风险存在, 需要借助存在论才能获得深刻理解。一方面, 存在论揭示出了人的存在的直接现实性。按照存在论, 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 存在的真理先于存在者的真理。人首先不是一个存在

【收稿日期】 2012 - 12 - 01

【基金项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专项“农业技术推广的风险问题研究”(2011RWZX06 -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当代风险社会的哲学解读”(Z111021301)

【作者简介】 郭洪水(1976 -), 男, 山东济南人, 哲学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 朱葆伟(1950 -), 男, 天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审,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① 在较晚近的概念里^{[2][5][3][4]} 风险是“事件的损害乘以事件发生的概率”。

者(being)而是首先存在着。马克思点明了“从事实际活动的人”^[5];海德格尔也说“人的存在具有实际性。”^{[6]79}更重要的是,存在论揭示出了人的“现实”存在并非“现成”,而是遭遇各种可能性的生存筹划,即个人被置于世界之中有所行动,面对自然和社会、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存在,世界和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摆在人面前,人的行动也有各种可能的结果。人的这种可能生活,需要通过存在论揭示出来,“存在论的任务在于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6]13}。在人的生存筹划中,各种可能性作为不确定性作用于人,它们既可能有利于人的存在,也可能不利于人的存在,人之存在的风险在此显露无遗。风险成为人的可能存在中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

二 风险的存在论分析

由此,基于存在论的风险概念,不只要从人们行动的结果上,更重要的是从人们的行动过程本身来理解。现实中的人们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面临风险。风险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风险,意谓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挑战甚至威胁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可预知性。

第一,人存在的起点是“被抛入世界之中”,而这正是人的风险存在的开始。在被抛境遇中,人存在且不得不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于“此”。^{[6]157-158}海德格尔由此把人的存在规定为“此在”。这个此在孤零零地来到世界。“被抛境遇的抛掷性质与动荡性质”^{[6]207}说明了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人在自己生命历程的开端,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一个陌生的世界和未来。风险于是扎根于人生的起始阶段。

第二,人的存在作为生存过程,也是风险性的。人被抛入世界之中,接下来开始有所行动,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人生。人的生存筹划是创造活动,它总是把人们带入未知领域,使人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创造活动不断带来新事物,它们都是自然界本来没有的,这些新事物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已有平衡和稳定联系,人就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生存境遇;创造活动不断制造出动态的不确定性,这又形成风险之网。总之,人面向未来去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不能消除的。

人的这种风险存在状态,可以通过风险的某种时空结构进一步揭示出来。一方面,人的存在在时间意义上是“历险”的。存在着的人要“去是”(to be),即在人生中去实现自己有待实现的东西。这

即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需要会为“存在的不定式”^{[6]63}。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Y.加塞特也提到“对于人来说,生存并非意味着按照他是什么的方式存在,而是在于实现这种存在的可能和努力之中。”^[7]人的行动在时空上存在一个有限可控的范围,当超越了这个范围,人对其行动就失去了预知和约束的能力。人的行动会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可能会制造出对其生存不利的新事物,这些后果和事物中包含风险。作为存在着的人,人的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时间间距”,这个时间间距是人不能掌控的,某种结果何时产生,怎样产生,对人们又有怎样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人在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面临各种陌生的境遇,它们作为一种不确定性始终挑战着乃至威胁着人的存在。就像复杂性理论研究的开拓者霍兰所说,“这个世界处在混沌的边缘,必须使自己适应永恒的新奇。”^[8]人深居过程之中,存在着的人必然历险。

另一方面,人的存在在空间意义上也是“涉险”的。就存在的真理揭示出的物的存在特征来看,存在的真理内在地包含了两重性,即存在的显现或者存在的隐遁。存在的显现是存在的在场状态,然而此一状态是从“不在”的状态而来。我们从“不在此地”到“现身在此”。存在的隐遁是存在的不在场,然而此一不在场只是“尚未在场”,即是说它还会到来。存在是否到来,存在是否显现为存在者,这取决于“存在的天命”。存在的真理要求思想要把握存在的“显隐一体”^[9]。存在之真理的二重性揭示出风险生存的境遇。人并不总是与显现的事物打交道,还必然会与神秘的事物打交道,会进入黑暗的、隐蔽的领域,那就必然遭遇风险。中文“阴险”一词形象地描绘了这种风险境遇。“阴险”一般用来形容“人心的险恶”,人心因为不可见和隐蔽性而险恶。险是阴(隐)带来的。实际上,世界因其黑暗、神秘的一面,也是险恶的,人深处其中不能不涉险。此外,“风险”就其本来含义来说,也包含世界之黑暗的一面。人在茫茫大海上驭舟而行,遇到风浪是危险的。“风”正是来自未知的地方,并且把船带向未知的黑暗领域,“风”因此成为“险”。

第三,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要与他人和自然“共在”,即在与他者的复杂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实现自身存在,风险也在所难免。海德格尔点明“与他人共在必须作为生存论的本质命题来领会”^{[6]143}。人与他者共在的突出特征是“遭遇到一起”,这种遭

遇是偶然的。他者对于自己在开始是陌生的。他人也是自由的,他人的活动会给自己带来不确定的影响;自然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自然不会顺应人,会给人施加不确定的作用。人与他者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以后,可能会变得熟悉起来,然而他人和自然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新的不确定性又会产生并对自己发生作用。这样,人与他者的遭遇带来本质上不能消除的不确定性,风险内在于人与他者的共在中。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他人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形成复杂的交互作用,复杂性理论称之为“动态复杂性”。人与他者共在,这个他者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中一些不利于人之生存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影响着人。正如人对自然的改造,有时遭遇自然的报复性反作用。人的风险存在是系统性的。美国学者彼得·圣吉认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是因为无法处理周遭日益复杂的系统所致。”^{[10]15}

第四,人的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从现代决策论的角度来看,人的行动与其结果的关系有三种:其一,人的每一个行动导向一个确定不变的特定结果,且这些结果都是已知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是没有风险可言的。其二,如果每个行动导向一组可能的特定结果,尽管每个结果的概率是确定的,但究竟会导向哪一种结果是未知的。这就产生了风险。其三,如果每个行为有其结果(或者全部行为有组可能的特定结果),但是这些结果的概率完全是未知的(或者某个行为会导向哪种结果是未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① 风险所意涵的不确定性是在后两种关系上说的。实际上,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包含了比决策论更多的内容:某个行动或事件在某个时间段内何时会有结果乃至有何结果,也都是不确定的。风险植根于人的整个行动过程。

第五,人对周遭环境给自身带来的整体的、动态的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预知的。客观上,每个人的行为交汇在一起,人和环境之间又产生相互作用,形成动态复杂的系统,这本身对人们的认知带来巨大挑战。人难以预知未来的东西,尤其当

它变得更复杂的时候。现代系统论也发现,在系统中,某些看似孤立的个体行为,会在这些个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他们不能预料的结果。个体不能觉知这些相互作用并形成协调机制,只能孤立地思考问题。保罗·西利亚斯指出“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对于作为整体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它仅仅对于其可以获得的局域信息作出响应。”^{[11]②} 风险在此指的就是对各种不确定性的不可预测性。风险因其具有不确定性而具有不可预测性,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大超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范围。

总体而言,人在世界之中存在,面向未来而行动,而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人对此缺乏预知能力,人的存在总是有风险的。人拘于从现在到未来的时间间距中,时常进入陌生的空间,时空不断流变,人、人、人和环境又构成动态复杂的系统,这都是人不得不面对的风险。

三 风险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

既然人生在世必然面对风险问题,那么风险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对于人的存在又有什么作用呢? 风险问题使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深刻的追问,驱迫着人实现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风险也是人实现自身存在的方式。

一方面,风险肯定式地揭示存在之意义,可称为“正面启发法”。人的存在作为“可能之在”^{[6]167},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面向未来的生存筹划,去实现一种有待实现的东西。人实现自身可能性的方式是创造,比如科学技术创新。在创造中人开辟出崭新的可能性,并且从中实现自己在过去和现在所没有的东西。这种新的可能性有不确定性,内中有风险。在这个层面上,风险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有风险的创造活动中实现自身存在和发展。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探险过程,人世生存不得不冒险。冒险是人的一种天性,人在冒险中找到乐趣,这是一种面对生存挑战而实现自身存在的乐趣,比如冲浪、赛车等活动。这个意义上的风险是人们主动寻求的。^③ 当然,任何冒险也需要适度,极端的冒险行为

① 这三种关系的概括受到瑞典学者斯文·汉森(Sven Ove Hansson)2010年8月20日在东北大学演讲的启发,笔者根据自己理解作了修改,谨此致谢。演讲题目是“技术哲学视野中的风险与安全(Risk and Safe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② 此外,麻省理工学院的史隆管理学院曾于20世纪60年代做过一个“啤酒游戏”的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对于系统整体的复杂动态作用是缺乏预知能力的^{[10]29-50}。

③ 麦克里斯和罗莎提出过“被渴望的风险”概念^[12];朗格(Lyng)概括了一些“有意的冒险活动”^{[4]6}。

会否定人自身的存在。

另一方面,风险以否定的方式揭示存在之意义,可称为“负面启发法”。风险作为生存可能性的实现方式,既可能导向人的自我实现,也可能否定这种自我实现。尽管方式指向目标,但方式不等于目标本身。进入丛林寻找食物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然而其结果可能找到食物,也可能被猛兽吞噬。人世生存包含自我的肯定式与否定式的内在矛盾,矛盾的发展推动矛盾的解决,解决方式就是人必须在“否定中肯定地保持住自身”(黑格尔语)。人生在世,机遇与挑战同在,挑战的一面也能逼示出人的现实存在。海德格也发现:人的本真存在是以被褫夺的方式展现的,这些褫夺的方式比如怕的情绪、死亡的威胁。^{[6]165}约纳斯也曾在此意义上提出“恐惧启发法”: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臻于极限,为防止陷入无法挽回的灾难境地,人们需优先考虑技术发展所造成的某些巨大的负面后果,以唤起人的恐惧意识,从而想到提前反思和修正人类当前的发展道路。综上所述,基于哲学存在论,风险源地扎根于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并揭示人的存在状态。

四 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

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当今人类已逐渐迈入风险社会。各种风险成为制约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这是当前社会之所以作为风险社会的基本理由。实际上,风险本来就植根于人的生存,早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那么它是如何从幕后走上前台,从而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之焦点的?要阐明这个问题,需要指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风险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又如何进一步引发风险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的变化,从而最终使得风险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产生关键的制约作用。笔者提出“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来阐释以上演变过程。学界已经指出了一些“风险根源”,即哪些方面塑造了风险社会,比如科技理性的扩张、网络和信息化生产等。借用结构主义的术语,这些对风险社会根源的研究只是共时态的,它说明了哪些力量塑造了风险社会。然而,这些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种复杂动态的作用使得风险发生了怎样的异变,从而使得不断升级的风险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需要一个历时态的回答,即通过阐释风

险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变化,解释为何今天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简单说,我们需要对风险社会的生成和演变,做一个过程性研究。

自近代以来,科技和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发展进程给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人类获得了改变自然和自身的强大能力。与此同时,各种威胁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巨大风险,也开始不断涌现和集聚。其中比较显著的如人口增长过快和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地球暖化,大气、河流等环境破坏,生物工程、基因技术、核能和计算机网络等新兴技术快速进入应用环节造成的各种风险等。人类文明进程早就伴随着各种风险不断升级,并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一些本来层级不高的风险逐渐转变为巨大危险,人们的风险意识也跟着高度膨胀。这时候,风险的时空结构以一种非常紧张的方式呈现出来。就空间结构来说,一种风险还没有来到眼前,但就在附近,这种临近的风险令人害怕。核电站附近的人们对核风险的体会很深,而远离核电站的人们对这种风险没有什么感受。从时间结构来看,风险本来是面向未来的非现实性,此时它却指向了一种迫在眉睫的不利影响,即一种作为威胁的东西还未到来,但是已临近。正是这种“还没有来而将要来”的特点使其成为可怕的东西,因为一种只在将来发生的事情不构成威胁。当风险变成危险,它不再意味着过去人们可以忽略的代价,不能再简化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它已经成长为塑造当今时代的重大力量,极大制约着全球社会的发展格局。人类从工业社会逐渐走进了风险社会。“风险转化为危险”^①是风险社会的深层动因。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启示,“风险转化为危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

“风险转化为危险”,是风险存在状态的巨大变化。风险本来包含两重可能,即否定或者肯定人的存在;而危险乃至凶险只剩下一种可能,即否定人的存在。在汉语中,危险意指“有可能失败、死亡或遭受损害的境况”,凶险则是“非常不幸的境况”。^[14]危险和凶险已经对人们的现实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危险和凶险作为唯一的可能,意味着一种迫近的现实性。比如,人们都知道核电技术具有泄漏风险,如果人们把核电站建在远离地震带和火山口、海边和居民生活区的地方,并且尽量采用较为成熟的新一代核电技术,那么这种核电站就只是一种风险。反

① 如要进一步追问,风险缘何转化为危险?科学技术的过快发展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生产逻辑是主因。此外,民族国家之间旨在实现各自局部利益的“丛林法则”式竞争,导致“全球问题”集中爆发也是重要原因。^[13]

之,当人们把核电站建在地震带和火山口、海边和居民生活区附近,那么这种核电站就是危险了。风险是一种损害的可能性,而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损害的现实性。^①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否定了可能性本身。当风险变成危险乃至凶险,谁还愿意把巨大的危险承担起来呢?人们必然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危险。风险对于存在的启示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风险之于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

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启示我们,当前的风险状况更加危及人的生存,风险对于生存的逼问更甚于传统社会。风险本来是人的存在方式,现在反过来危及人的生存。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风险状况产生了,风险的及时应对与有效治理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政治议题。

【参 考 文 献】

- [1] 黄崇福. 综合风险评估的一个基本模式 [J].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08(3): 371.
- [2] 尤金·罗莎.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逻辑结构: 超理论基础与政策含义 [M] // 尼克·皮金. 风险的社会放大. 谭宏凯, 译.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 [3]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 [M]. 周红云,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7-18.
- [4] 彼得·泰勒-顾柏, 等. 风险的当下意义 [M] // 彼得·泰勒-顾柏, 等. 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3.
- [6]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修订译本. 陈嘉映、王庆节, 合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7] Gasset O Y. Man the Technician [M] // Hanks C. Technology and Values: Essential Readings, Wiley - Blackwell, 2009: 117.
- [8] 转自米歇尔·沃尔德罗普. 复杂: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 陈玲,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187.
- [9] 孙周兴. 在思想的林中路上 [M] // 海德格尔选集: 上册.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13.
- [10] 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 [M]. 郭进隆,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 [11] 保罗·西利亚斯. 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 理解复杂系统 [M]. 曾国屏,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6.
- [12] 珍妮·卡斯帕森. 风险的社会放大: 15年研究与理论评估 [M] // 尼克·皮金. 风险的社会放大 [M], 谭宏凯, 译.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10.
- [13] 叶险明.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6): 4-23.
- [14] 汉典在线 [EB/OL]. 2011-09-03 [2012-11-17]. <http://www.zdic.net/>.

Risk Ontology and Generative Logic of Contemporary Risk Society

GUO Hong - shui¹ ZHU Bao - wei²

(1.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nxi 712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Risk is the wa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understand ri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People are thrown into the world and facing with the future they have to plan their lives, with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future and all kinds of new things accompanying them. With uncontrollable uncertainties hard to eliminate, man is bound to adventure. Risk means various uncertainties and unpredictability continually bringing challenges and even threats to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inquiry into an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risk is, on the other hand, beneficial in enlightening man to realize his existence.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risk is increasingly transformed into danger, which impli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contemporary risk society. A status of risk about which we lack historical experience is challenging the global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isk ontology; uncertainty; risk society; risk being transformed into danger (责任编辑 殷杰)

^① 保罗·斯洛维奇和詹姆士·弗林也认为,风险是感知到的威胁,而那些真实存在的但是没有被感知到的威胁则是危险。就此而言,危险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风险^{[2]55-57}。